

Мир
Славян

斯拉夫 之美

孙越◎著

МИР
СЛАВЯН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斯拉夫

美之

——
——
——



斯拉夫之美

孙越◎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拉夫之美 / 孙越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680-3186-8

I. ①斯… II. ①孙… III. ①斯拉夫人—民族历史 IV. ①K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7437号

斯拉夫之美

Silafu Zhi Mei

孙越著

策划编辑: 郭善珊

责任编辑: 李静

封面设计: 伊宁

责任校对: 梁大钧

责任监印: 朱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排: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47千字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作家周树人说，题跋向来是小品文。其实，我这本集子里收入的所有文章均可算作小品文，而非大品正宗也。

本集收入 30 篇小文，皆是围绕斯拉夫文化展开，而斯拉夫文化又以俄罗斯文化为主，故俄罗斯故事便占全书的主导，这是其一。其二，书中小文乃笔者最近十年所作，其中前五年，我踟躅于伏尔加河畔，行走在天旷地远的俄罗斯平原；后五年，我又回归天朝之都古城北京，隐匿于喧嚣繁华的闹市之隅，故诸文叙事风格略有不同，正所谓文同此心，心同天地也。其三，中俄邻邦四百余载，国家与民间关系盘根错节，历经风云变幻，更为扑朔迷离，高人大家且莫衷一是，草民布衣怎不云里雾里，笔者寄人篱下，蜗居斯拉夫十数载，如实记录耳闻目睹及心之所想，以求解惑。

本集对斯拉夫之历史、民俗和文学艺术等涉及甚多，深恐外行之言不少，笔者写作虽志在严谨，力图文章载道，但才疏学浅，谬误难免，劳读者谅之。

本书出版，幸有编辑郭善珊之睿智策划和挚友娜杜霞之全力相助，谨此一并致谢。

孙越

丁酉清明记于燕京西郊

目 录

南布格河随笔	1
库尔什沙地之旅	24
我的东乌克兰之旅	33
行走在克里米亚	39
我所知道的俄罗斯民族	47
在俄罗斯看“女神”	52
天使的美丽与教养	65
我看跨国婚姻	73
伏特加：俄罗斯杯酒传奇	78
俄式大餐	89
俄罗斯冰激凌	98
俄罗斯蜂蜜缘何天赐	105
俄罗斯观光买啥？	111
彼得大帝之死	115

琥珀屋失踪之谜	123
普希金本可不死	130
普希金的枪	135
不可思议的屠格涅夫	140
苏联黑白战争片	144
俄罗斯电影四大家族	148
列宁尼安纳	169
苏联宣传画	180
情歌《喀秋莎》	184
我所熟悉的阿列克谢耶维奇	190
永恒的朋友萨沙	198
我是一个遥远的世界	201
后记	211

南布格河随笔

1

南布格河摇了一下尾巴，尼古拉耶夫市就被它切割成了几段，古旧的乡村公共汽车行驶过南布格河大桥，远远地看见，几天前我曾经留下足迹的城市电视塔和一片片水泥森林变成了隔岸风景。司机是个白头翁，随意地和车上的老乡聊着村里装修房子的工程进度和城里建材涨价的事，没有人关注我这个外国人的存在。后来才知道，我大错特错了，米沙告诉我，我在前往索尼辛的长途汽车上落座的第一分钟，就成了乌克兰南部这座偏僻小村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过了大桥，正是午后，乌克兰深秋的太阳开始西坠，我们的汽车拐下了公路，拎着水桶和大编织袋的老乡陆续下车，而我的目的地是这趟公共汽车的终点。

米沙说，我们正在南布格河北岸行进。右侧的车窗刹那间变成



了风景画：午后斜阳下的南布格河变成了一线比苍穹还要辽远的深蓝，河水点点的反光看不见了。彼岸的教堂金顶辉煌灿烂，房舍红顶白墙；此岸的田园秋色无限，既荒芜广袤，又亲切温柔。顺着河水延伸的土地上绿草依依，偶见三五只乳白的山羊徜徉其间。近水的地方，两三尺高的黄色芦苇迎风摆动，一匹健硕的黑马在寂静里啃着尚未黄透的野草。它美腿丰臀，摇头摆尾，鬃发飘逸。马，真是风姿绰约的女人！当代作家巴别尔对它倾尽文采，画家徐悲鸿为它不惜笔墨。

乌克兰的晚秋和早春一样，草地在大朵的云彩下彰显性感，它在拉扯着你，诱惑着你，我也渴望像柳托夫那样，把马的缰绳套在自己腿上，躺在田野里享受秋阳的抚慰，在爱抚中入梦，让马拖着

我，走来走去地在田野里吃草。我会梦见一位扎着花头巾的美丽村姑，她正用乌克兰乡下的土话唤醒我，说：红菜汤做好了。

索尼辛村头一座房舍的山墙边，就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那儿其实是一家杂货铺，拐到正面看，门脸上用红油漆写着“奥丽娅”几个字。不用说，我已经猜到这小铺子的主人准是一个名叫奥丽娅的女人，米沙见我目光流连，就说：“奥丽娅是个中年女人了，我八年前就认识，她卖盐和茶叶，也兼售可乐什么的。”我说：“这儿当然没有犹太人开的古董店了。”说完，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米沙八年前认识了住在村尾的油画家姑娘桑娜，于是这里成了他的爱情老家。我们边走边说，上坡的石头路坎坷不平，村路并不笔直，更不宽阔，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会有汽车或者摩托车从我们身边摇摇晃晃地开过，米沙都叫我躲到路旁，因为他总是怀疑司机是酒鬼。

村路两旁有很多废弃的房舍，也有新建的别墅。倒退二十年，这里还是一座人畜兴旺、歌声飞扬的集体农庄，随着苏联帝国大厦的轰然倾倒，农庄也解体了，如今这里一片沉寂，集体农庄庄员们的际遇不言而喻，他们走的走散的散，饱尝命运的捉弄。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索尼辛。不断有邻家的小狗跑出来吓唬我们，还有各种小猫胆怯地从我们身边无声地逃开。倒是偶尔见一些孩子，坐在自己门前的小石墩子上，礼貌而羞怯地问候我们。各家各户园子里的果树枝丫伸到街上，像很多绿色的巨人伸展着胳膊，彼此招呼。虽已晚秋，尚未落叶，虽无红杏出墙，叶下却也果实累累，这里最多产的是苹果、葡萄、梨子、柿子、栗子，还有南



布格河边灌木丛里那采摘不尽的五颜六色的野浆果。这使我想到了北京西北远郊，我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在那儿的果园里度过了幸福时光。那时我幻想能碰到一个西伯利亚作家斯米尔诺夫笔下的俄罗斯姑娘，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在色彩斑斓的秋光里向我抛来一枚红彤彤的苹果，然后我们擦肩而过。风过耳，我晕眩。

拐过一排农舍，眼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田野，依旧有青草茵茵，依旧有南布格河清风送爽，依旧有南方秋天的午后斜阳，依旧有果实和田野的馥郁，但是，突然，在田野的尽头耸立起一座中国式的庙宇，远远望去，它宛如一座平原上的古刹，我旋即开始捕捉悠悠的钟声，米沙的声音来得很缥缈：我们到家了！我瞠目结舌地戳在原地，简直太魔幻了——走近时，但见正门上是腾飞的双龙，腾龙旁有跳跃的鲤鱼，洁白的院墙，每个墙垛上都坐着一尊雕琢精美的石狮子。三层的庙堂虽无琉璃覆顶，却也是红墙廊柱，煞是好看！

还未等我看够，众人已经走出家门迎接，已经在乌克兰小有名声的画家桑娜抱着两个月大的小布兹尼克，我们很熟悉，此前她曾多次随老布兹尼克来莫斯科小住。桑娜的妹妹，害羞的金发小美女

娜杜霞，她在师范大学专攻法国和乌克兰比较文学和翻译。维嘉，也就是这座宫殿的设计师，他上七年级的时候就立志当个佛教寺庙的和尚，还自学了气功和武术，别说，他还真有几分洋和尚的神气。桑娜的爸爸多里亚开着一辆马力巨大的苏联产摩托车停在门口，他的体魄和电影《第九连》里的苏军海军陆战队员一样，他拥抱着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儿要岔气儿了。

众人欢聚的当口，拴在铁链子上的白色大猎犬“小英雄”不断地向我扑来，它的爪子和我的小臂粗细相当，大家见了哈哈大笑，说：它喜欢你，要跟你握手。我有些迟疑，维嘉抓住它一只张扬的爪子放到我手里，它竟连大脑袋也伸过来，吐出粉色的舌头，像吃冰激凌似的舔遍了我的手。

此时正是鸡回窝、牛返圈和兔回笼的时候，斜阳变成了一线明亮的晚霞，院外田野里的雾霭已经升到小腿高，咖啡色的小猫一纵身蹿到了娜杜霞的怀里，她对我莞尔一笑：“我的女朋友留里克。”屋门打开，院子里立即飘荡起乌克兰菜汤和烤鱼的香味，一个女人在屋子里喊道：“快让客人进屋吧，我们要开饭了！”——那是桑娜的妈妈拉里萨，一位永远做好了饭看着我们吃完才心满意足的女人。

就这样，我走过了乌克兰南部的南布格河畔的斜阳暮色，坐在一幢不可思议的中国式阁楼里，和地道的乌克兰乡村一家人肩并肩地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晚餐。

索尼辛的晚餐开始了，米沙带着我们做了短暂的餐前祈祷。

头顶刺眼的电灯上没有灯罩，餐桌上的花瓶里插着娜杜霞从自家园子里采来的鲜花——红色和黄色的玫瑰，还有些繁星点点的不

知名的野花，它们竟然占据了桌子的四分之一，挤得连餐具都放不下了，可是没人去挪开它们。花瓣落满半个桌子，落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大家把喝汤时吃的面包就直接放在花瓣上，我感觉就像一家人在温暖的春天的花园里野餐。

煤气灶台上还炖着什么，热气升腾，像大峡谷里的雾气似的在厨房兼餐厅里弥漫。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桑娜的妈妈和爸爸之间，后来得知这是贵客的专属尊位。有味道醇厚的鸡汤炖土豆，焦黄的烤鱼切得块儿很大（爸爸昨天夜里从南布格河里捕捞的），自然也少不了乌克兰特有的肥膘（雪白的肥肉，乌克兰称萨拉）和红褐色的荞麦饭，加上我和米沙从城里带来的泥肠，自家腌制的酸黄瓜和西红柿，虽不奢华，却也丰富。

桑娜的爸爸多里亚把一大瓶（至少两升）园子里自酿的白葡萄酒抱到我面前，眯缝起蔚蓝的眼睛，眼睛里面闪烁着热切和狡黠的光芒。他边冲我努嘴，边不时偷瞥一眼桑娜和她妈妈，米沙龇牙坏笑，嘴里嚼着食物，小胡子一歪一歪的：“爸爸终于找着酒友了！”

娜杜霞抿嘴瞪着爸爸，桑娜抱着小布兹尼克说：“今天不是有客吗，爸爸陪客人喝点吧！”爸爸多里亚立刻接住话头：“娜杜霞，快，拿俩杯子！”淡黄色的葡萄酒倾泻而下，它像娜杜霞的金发一样在酒杯里轻轻地打了个卷儿便平静了。

每次用餐后期的主要节目就是米沙讲各种各样莫斯科的段子，现在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天才演员，他一会儿模仿桑娜的妈妈说一口地道的乌克兰乡村方言，一会儿模仿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娜杜霞乐得把嘴里的红茶吐在桑娜肩膀上，桑娜的妈妈

每当此刻就索性扔下饭碗抱着孙子进了里屋，维嘉无声地笑，脸红得像中国宫殿的廊柱，唯有爸爸不笑，很严肃地跟我打听中国小型农用拖拉机或者其他农用机械的性能。天哪，我最近三十年似乎没有再见过拖拉机啊，我忽然觉得很魔幻，感觉屁股下面突然长出了拖拉机的大轱辘，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进乌克兰的田野。

厨房的窗帘半掩着，那是俄罗斯女人大披肩的面料和图案。几只毛色不同的猫，越过用来取暖的火灶前那盛劈柴的大筐爬到上面的平台上取暖。苍蝇嗡嗡地飞着，落在我们大家的脸上和身上，落在高脚盘子里的五彩糖果上。我被安顿在维嘉的房里睡觉，晚上他只能睡厨房的长沙发子。这几天都是娜杜霞在照顾我，帮我铺床和每天来做清洁。

维嘉的房间布局很简单，一台电视，一张方桌，一张木床，一把椅子。四面的墙壁上都是东方的饰品，门口悬挂着一串叮叮咚咚的中国风铃，朋友从基辅和尼古拉耶夫城带回来的一幅镶嵌在竹镜框里的侍女图以及中国的卷轴“梅开五福”和“竹韵”都挂在墙上，头顶的吊灯上悬着一只白色的写有用中国书法写成的“舞”字的灯笼。靠近门边的电灯开关旁边竟然贴着一幅从20世纪80年代港台画报上剪下来的中国裸女画片，每次我伸手开关电灯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我不是要去触动开关，而是要去抚摸裸女。

后来我把这种感觉悄悄告诉了维嘉，他有些不好意思。米沙告诉我，维嘉多年不娶，做梦都幻想邂逅一个中国女孩，而且据说他还真的发过誓，娶不着中国女孩就终身不婚。

晚饭后常是最宁静的时刻，娜杜霞告诉我，隔壁的妈妈早早睡

去，因为她每天凌晨要带着挤好的鲜牛奶到城里集市上去卖，凌晨三点就要起床。爸爸多里亚悄无声息地看电视，偶尔还会边看边打呼噜。

“你见过我们村的夜晚吗？我带你去看看吧。”娜杜霞沉吟片刻又说，“还是你带我去吧，我有点害怕邻居家的狗，我妈妈说它咬人呢。”

她穿上一件带有白色长毛绒领子的大衣，里面衬着粉色的立领毛衣，葡萄酒色的头发披散下来，一双绿色的眼睛注视着我，我觉得我不存在了，那双眼睛分明是七月间芬兰湾葱茏的小岛。我赶紧脚步慌乱地带着她，闯进索尼辛的夜之谷。

我们踏着草叶上的夜露向南布格河走去，左邻右舍激烈的犬吠声像沸腾之后被关掉的乌克兰茶炊一样渐渐平息，但娜杜霞没有抽回她的手。

南布格河吹来的风伴着虫鸣如圣诞节教堂里的合唱，一波一波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吹拂着我们，温暖而有力。院子距离河边大约半俄里，我们没带手电和油灯，很快就迷路了，只得站在辽阔的大草地的中央。此时已经看不见她家院子里唯一的灯光，月亮并不丰满，不时被云雾遮蔽，满天碎银子般的繁星使劲朝我们抛撒过来，远方的小树和土坡都成了歌剧《海盗》里的道具，影影绰绰的。她突然跟我讲起了乌克兰语，我在黑暗里笑着，听着，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过了很久，她才如梦方醒地笑着说：“对不起，我忘了！”“什么忘了？”“我忘了你是外乡人，所以我就说家乡话了，哈哈！”原来

刚才娜杜霞给我讲的是她上小学的故事。她那时很小，上学要走好几千米，到另外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去读书。中学毕业以后，少年时代的女伴大多都搬迁到外地，还有一些嫁人远走他乡，只有她考进大学读书，可是她常感到孤独寂寞。

夜晚的头终于垂下来，连秋虫的鸣声也乏力了。娜杜霞说：“要不是你来陪我，我自己永远也不会夜间来这里散步。”

我隐约感到，娜杜霞大理石一样光洁的额头缓缓地转向我，在黑暗里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她轻轻地说：“那你以后有空，常来带我看夜河吧！”

